

2015年

当代

中国文学

最新作品
排行榜

报告文学卷

2015年当代中国文学
最新作品排行榜

报告文学卷

北京文学月刊社 主编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5年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报告文学卷/北京文学月刊社主编.
—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9

ISBN 978-7-5142-1454-3

I. ① 2… II. ① 北… III. ① 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②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8935号

2015年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报告文学卷

北京文学月刊社主编

出版人:赵鹏飞

总策划:尚振山 曹振中

责任编辑:肖贵平 罗佐欧

责任校对:郭平 责任印制:孙晶莹

责任设计:侯铮 排版设计:麒麟传媒

出版发行:文化发展出版社(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100036)

网 址:www.prinhome.com www.keyin.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字 数:316千字

印 张:7.75

印 次: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8.00元

I S B N : 978-7-5142-1454-3

◆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发行部电话:010-88275710

2015 年中国当代文学 最新作品排行榜

【中篇小说】：《翻案》作者：蒋 峰

《三只虫草》作者：阿 来

《地球之眼》作者：石一枫

《狐步杀》作者：张 欣

《收山》作者：常小琥

【短篇小说】：《金刚四拿》作者：田 耳

《你没事吧》作者：杨少衡

《某年某月某先生》作者：东 君

《俗世奇人新篇》作者：冯骥才

《仇仇》作者：王 蒙

【报告文学】：《抗日战争》作者：王树增

《“乌坎事件”调查》作者：朱晓军

《根据地》作者：李延国 李庆华

《我在这世上太孤独》作者：弋舟

《重症监护室——ICU手记》作者：周芳

【散文随笔】：《费家营》作者：雷达

《中华文化为何长寿》作者：余秋雨

《父亲的荣与辱》作者：梁晓声

《落花时节读旧笺》作者：韩少功

《一个人的国际共运史》作者：冯艺

北京文学月刊社

前 言

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生活日新月异，文化产品琳琅满目异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化读物，如何大浪淘沙、撷取精华，让终日忙碌的读者在日益快节奏的生活中节省时间，阅读到全国报刊发表的海量文学作品中的精品力作，这恐怕是绝大多数读者的共同愿望。

由北京文学月刊社发起倡导的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而且成为迄今中国大陆最早出现的文学排行榜。这个排行榜的宗旨，是把一定时间段里中国大陆报刊发表的

最新文学作品，择优荟萃，奉献给广大文学读者，以此倡导一种文学精神，一种精品意识，一种经典情怀，一种坚持不懈的美学追求，为经久不息的文学之光奉献出我们的微热。

这个排行榜始于1997年，2007年之前每半年一评，之后一年一评。评选对象为中国大陆文学期刊每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散文随笔，入选作品必须是艺术性、思想性和可读性的完美结合。面对每年汗牛充栋的作品，面对读者挑剔的眼光和热切的期盼，面对文学的责任与担当，评选过程中我们不敢有丝毫懈怠，我们努力把视野拓展至众多的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尽最大努力披沙拣金，追求排行榜的最大覆盖性和最优代表性，力避遗珠之憾。与此同时，我们还邀请全国多家知名文学选刊和文学界的部分专家推荐候选作品。评选时我们不唯名气，只重质量，所有作者一视同仁，严格筛选，多层淘汰，优中选优，最后由《北京文学》编辑部组织编辑和专家在认真审读和讨论之后投票

选出。我们希望通过广泛、扎实、认真的遴选工作，为同时代的读者送上健康、清新、隽永和深邃的文学阅读，同时也为中国大陆每年的文学创作立一存照。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见证中国大陆文学发展的一个窗口，作为每年一度大规模的文学检阅，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的上榜作品，基本代表了每年度中国文学创作在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散文随笔这4种体裁中最高的创作水平，是广大读者值得信赖的文学阅读参考篇目。

北京文学月刊社

目 录

报告文学 《抗日战争》 作者：王树增 1

《“乌坎事件”调查》 作者：朱晓军（存目）

《根据地》 作者：李延国 李庆华（存目）

《我在这世上太孤独》 作者：弋舟（存目）

《重症监护室——ICU手记》 作者：周芳 110

抗日战争 | 王树增 |

原载《当代》2015年第5、6期，《解放军文艺》2015年第8期

第五章 八路军上来了

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被处决的时候，喊出这样一句话：“不讲理的阎锡山万岁！”

李服膺是中日全面开战以来，第一个因丢失防区而被处决的军长。

李军长丢失的防区是山西北部的天镇。

平绥路上的南口、张家口相继失陷后，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集结于怀来，东条英机的关东军察

哈尔兵团集结于宣化，其继续向南攻击山西的企图显而易见。只是，中国方面暂时还无法判断其作战方向和计划。日军进逼山西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冀西北部与晋东北部交界处的蔚县、广灵发动佯攻，主力沿平绥路西进攻取大同，切断中国军队山西与绥远间的联络；二是在晋东北的天镇方向实施佯攻，主力攻取广灵，切断中国军队山西与河北间的联络。然后，两路兵力即可协同向南直插山西的腹地。

中国军队第二战区制定了兼顾两种可能的作战计划：“本军以利用山地歼灭敌人之目的，以主力配置于天镇、阳高、广灵、灵丘、平型关各地区，以一部控制于大同、浑源、应县附近，以策应各方之战斗，相机转移攻势。”这个计划的要点是：无论日军的主攻方向在哪一边，都以局部的死守待援、东或西面的紧急增援，形成夹击日军的战场态势。

但是，令中国军队没有想到的是，东条英机指挥的察哈尔兵团和板垣征四郎指挥的第五师团，从

攻击一开始就两路齐头并进，令第二战区无法判断出到底哪个方向是主攻。

九月三日，关东军察哈尔兵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在旅团长筱原诚一郎的指挥下，自张家口以南的宣化方向出动，向驻守天镇的中国守军第六十一军发动了猛烈进攻。李服膺军长指挥的第六十一军，刚刚从柴沟堡方向南撤至天镇，各部队仓促间进行了部署，也是一线式的防御阵形：第二零零旅的四零零团据守天镇附近的盘山制高点；第一零一师占领盘山以北的罗家山、李家山以及沿平绥路两侧一直到北山瓦窑口一线的阵地；第二零零旅三九九团驻守天镇城防；第六十一军司令部以及四一四团驻守天镇西南方向的阳高县城；

日军显然把攻击重点放在了天镇外围唯一的制高点盘山。武器简陋的中国守军在察哈尔兵团凶悍的攻击面前几乎没有还手之力。日军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持续不停，第六十一军简单的野战工事被反复摧毁，四零零团的高保庸营藏身的掩体被炸塌，

一个营的官兵全部被压死在石洞里。日军步兵轮番冲锋，日夜猛扑，中国守军只能依靠弹坑掩护自己，用手榴弹和刺刀抵抗。后方的补给线和联络线被切断，弹药上不来，伤员下不去，支撑整整三天后，阎锡山下令再守三天。四零零团团团长李润生请求增援，但李服膺军长手里没有预备队，四零零团伤亡了五百多人，其他各团也都伤亡在千人以上。最后时刻，李润生团长已无法控制部队，还活着的士兵纷纷后退。盘山失守。

盘山失守的这一天，日军第五师团于天镇以南的蔚县方向开始了突进，其第九旅团攻击广灵，第二十一旅团从广灵西面迂回。在这个方向防御的是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该军竟然连日军的影子还没见到就擅自撤退致使防线如无人之境。汤恩伯急忙命令高桂滋的第十七军前往填补，高桂滋派出的一个团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往蔚县，距蔚县还有五里的时候得到消息：蔚县已被日军占领。

战事已起，阎锡山的判断是：日军的主攻方向

是大同。于是他策划了一个“大同会战”的方案，即把日军主力引进大同以东的聚乐堡，那里有晋军已经建好的国防阵地，然后调动强大兵力从南北两面对日军实施夹击。为此，他给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下达了在天镇阻击日军的命令：只要能把日军迟滞在这一带，为调动部队争取到必要时间，“大同会战”计划就可以得到实施。只是，不知阎锡山是否清醒，能够迟滞日本关东军攻击的中国军队，至少在他的第二战区内不存在。

天镇外围制高点盘山失守后，日军直冲而下，除了天镇城中的三九九团外，城外第六十一军布防的部队均被冲垮。接着，日军兵分两路直插聚乐堡，为了增加追击力度，日军甚至动用了预备队。天镇尚在被包围中，身后的阳高城竟然也被日军攻陷了，李服膺军长只好带着司令部再向南撤退。防守阳高城的第六十一军四一四团在守城战斗中伤亡很大，团长白汝庸认为如果巷战持续下去，即使全团战至殆尽城池最后还是守不住，于是召集

残部向城外突围，一千多人的团跟着白团长突出来的仅有三百多人。

阳高陷落，天镇成了一座四面被围的孤城，孤城里的孤军是三九九团。

中国陆军第六十一军第二零零旅三九九团，团长张敬俊，全团十二个步兵连，加上机枪连和迫击炮连，总计一千四百余人，军官和士兵也多是河北、山东和河南人。中国的北方人有股子拼命的蛮劲。攻击天镇的日军认为，这座孤城里的中国守军不会再守下去了，没有人会在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找死。因此，日军高举着日本旗，列队向天镇城东门走来，仿佛不是在攻击而是准备接管。日军刚一走到城门下，突然遭到来自城墙上的猛烈射击，队伍瞬间混乱起来。很快，日军的重炮开始轰击城防，坦克也抵近射击，天镇城墙被摧毁，日军的飞机把小城炸成一片火海，接着便是步兵的轮番冲锋。三九九团守军格外顽强，就是找死一般，就是死也不退。战斗持续了三天，三九九团伤亡惨重。天镇

县长劝张敬俊团长不要再守了，因为拼死打下去最终也打不赢，小城里的老百姓在战火中太遭罪了。痛苦万分的张敬俊让团副把残存的部队带走，他要一个人留下来尽军人的职责。官兵们不愿意，表示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于是，“九月十一日夜間，三九九团有秩序地撤出天镇城”。

天镇陷落，“大同会战”瞬间成为泡影。

阎锡山命令各部队向大同以南、桑干河南岸的山地转移。

九月十三日，关东军察哈尔兵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未经战斗进入了晋北重镇大同。

大同，平绥、同蒲两条铁路衔接处，“为晋、察、绥之交通要冲”。

恼羞成怒的阎锡山将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扣押了。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少校副官庞小侠目睹了阎锡山审问李服膺军长的过程，这是一次典型的家族式的审判：

十月三日晚上十一点左右，阎锡山在省府大堂审讯李服膺。他坐在中间，谢濂（保安司令）、张建（宪兵司令）、李德懋（原绥署副官长）坐在两边。我那天是值日官。宪兵用汽车把李服膺押来后，阎锡山对李说：“从你当排长起，一直升到连长、营长、师长、军长，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是你却对不起我。第一，你做的国防工事不好；第二，叫你死守天镇、阳高，你却退了下来。”说到这里，李服膺插嘴说：“我有电报。”阎说：“你胡说！”接着又说：“你的家，你的孩子，有我接济，你不要顾虑！”李服膺这时掉下了眼泪，没有再说什么。阎锡山向周围点了一下头，就走了。阎锡山走后，警卫营就带着绳子去捆李。谢濂说：“那只是个样子！”于是没有捆，只把绳子搭在脖子上。记不清是张建还是李德懋问